

行走者

回望格仙岛

尹爱群

红尘奔波半世，归乡之意渐浓，始终放不下父亲羁旅异乡的故土情深。今年初夏，一场迟来的寻根之旅，自烟台缓缓启行。

入夜登舟，渤海轮渡的灯火沉入夜色，铺开一片璀璨星河。枕着涛声入眠，耳畔潮声低回婉转，恍若父亲半生萦怀的浅浅乡愁。拂晓抵达大连，再一路辗转去皮口港，走近那座盛满家族往事、镌刻父辈深情的海岛故乡。

年少时，常听长辈说起格仙岛，名字清雅，自

带山海间的恬淡静气。我总在心里一遍遍想象它的模样：碧海环绕，渔村静卧，咸润海风拂过细软沙滩；落日余晖漫过礁石，远离尘嚣，自有一份安然清宁。

在外人眼里，格仙岛不过是长山群岛间一座寻常海岛。于我而言，它是族谱标定的根脉故里，是先辈闯关东拓荒落脚的家园，更是父亲漂泊半生、如今难以亲赴的心灵原乡。而今，我终于跨海北上，奔赴这场跨越岁月的回乡之约。

伫立皮口港畔，遥望

茫茫沧海，细览岸畔风物，我一遍遍与父亲视频叙话。隔屏相对，分明见他心绪难平，连连感叹故乡容颜变迁，年少熟识的景致依稀难寻。

我顺着岁月溯源，回望尹氏一族扎根海岛、繁衍生息的漫漫来路。

明末清初，辽东饱受战乱，土地荒芜，人烟寥落。清廷鼓励关内百姓出关垦荒，山东子民纷纷渡海北上，汇成声势浩大的闯关东大潮。清乾隆初年，尹氏先祖尹廷桂、尹廷碧兄弟，辞别山东登州故土，随流民船队跨海

远行，历尽风浪颠簸，最终落脚长山群岛菜园子。彼时行囊简陋，前路未卜，兄弟二人开荒拓地、搭建茅屋，于荒岛上扎下尹氏根基，绵延世代烟火。代代相传至今，我已先祖迁居海岛后的第十代后人。

临风追思，满心怅然。若非生计所迫，谁愿辞别故土亲人，远赴茫茫沧海，在孤荒海岛扎根安家？一叶小舟闯过惊涛骇浪，于荒岛拓荒立家，万般艰辛虽被时光尘封，却留下一脉生生不息的血脉。

父亲生于格仙岛，九岁随祖父母离岛，辗转定居烟台，故乡自此遥遥千里，一别倏忽七十五载。岁月流转间，他常常跟我说起岛上旧事、邻里乡情，也总念起我大伯年少时的一手好笔墨。

大伯自幼聪慧，仅在私塾读过三年书，却写得一手端正耐看的好字。每逢春节，便为乡邻挥毫书写春联，笔墨温润大气，深得邻里称赞。祖父家境贫寒，年少丧父，读书不多，却深谙耕读传家之道，

特意为三个儿子取名：师、书、生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日子纵然清苦，他仍执意送孩子们离岛读书，盼后辈以学识立身，安稳处世。

大伯尹鸿师远赴大连，有缘结识中共地下党员。他勤勉笃实、行事干练，新中国成立后供职辽宁省公安厅；二伯尹鸿书考入大连邮电学校，学业优异，毕业后分配至大连市邮政局工作。他生性温厚、至孝至诚，1989年我考上大学，他专程从大连赶赴烟台，当面嘱

我勤学笃行、不负韶华。也说起自己当年求学之苦：寒冬无棉鞋，常赤脚赶路；即便温饱不济，依旧勤学不辍，谨记祖父教诲。

父亲尹鸿生年少意气风发，凭着敢拼敢闯、吃苦耐劳的韧劲，入选山东省足球队，就读山东体育学院。退役后躬耕教坛，敬业守责，温厚立身。

父亲念念不忘的，是村口老井，岛心相依的大小泡子，沿岸连绵的海蛎壳堆，还有先祖拓荒安家的菜园子。这

些寻常海岛景致，盛满他的整个童年，抚慰着在外漂泊的孤单，成了一生难以割舍的乡愁。

思绪万千间，渡船缓缓驶入沧海。海路迢迢，烟波浩渺，我凭栏凝望无边大海，思绪随浪起伏。如今交通便捷，往返海岛尚且奔波辛苦，数百年前，祖辈驾舟跨海、荒岛求生，其间艰难，可想而知。

船缓缓向岸靠拢，海岛轮廓愈发清晰，抬眼望去，苍翠山坡间，“格仙岛”三个鲜红大字赫然入目。

脚下是父亲长大的土地，眼前是他牵挂一生的山海，一草一木，一礁一石，皆是岁月沉淀的故乡旧影。

岛上无工厂喧嚣，无高楼林立，渔家小院错落有致，草木繁茂生机盎然。松柏随风摇曳，藤蔓缠绕礁石，海边野花肆意盛放，安静淳朴，一如父亲记忆里从未改变的故乡模样。

住进干净朴素的二层渔家民宿，我立刻与父亲视频。望着镜头里焕然一新的故乡，他满心惊喜感慨。如今岛上水泥路四通八达，家家户户新居错落，自来水、路灯、海底电线入户，小岛褪去旧日昏暗冷清，日夜灯火温煦。相较当年简陋村落，早已换了人间。

循着父亲记忆里的小路慢行，心中满是温

柔暖意。村口老井静立，老宅门前，石质井台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温润，井边还留着祖辈打水的痕迹。父亲说，小时候常常趴在井边看云影，看乡亲们挑水浇菜。如今井边草木依旧，菜地如常，如一幅朴素旧画，留存着往日人间烟火，也珍藏着父亲年少无忧的时光。

行至山坡，远眺大小泡子。薄雾轻笼水面，池水浅浅，滩涂隐约，尽是岁月沉淀的温柔痕迹。村落相依，岸边桃花点点。再无儿时嬉笑打闹的声响，只剩水波荡漾，青草随风摇晃，这就是父亲念了一辈子的大小泡子。经年泥沙淤积，水面不复往日宽阔，没了当年孩童摸鱼嬉戏的鲜活，只剩一汪静水，盛着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往海岛深处走去，便是祖辈开荒安家的菜园子。土地依旧，风物如故，承载着整个家族的来路与根脉。海边层层海蛎壳堆积如前，常年被海浪冲刷，默默见证海岛岁岁年年的烟火岁月。

岛东为乌龟砣，阳光洒在海面，波光粼粼。巨型礁石形似灵龟，昂首向海，历经千年风雨，藏满父亲年少回忆。儿时的他最爱来这里垂钓静坐，任凭潮起潮落，自在无忧。南岸海蚀崖下，另有镇海石龟，村民俗称乌龟托。与岛东乌龟砣一南一东，隔海相望，成一岛双龟之态。石龟经千年风浪雕琢，身姿沉稳厚重，饱阅世事沧桑，寄寓着岛民岁岁安澜的心愿。

海岛的日子，悠闲缓慢，如潮汐往复不

休。岛上人家依海为生，晨出打鱼，暮归满载，大海滋养一方烟火。潮来潮往，沙滩岁岁更新，藏着渔家平淡寻常的日子，也藏着祖辈不畏艰难、扎根海海的坚韧品性。

临风静立，回望来路。老井依旧，泡子变迁，蛎堆如故，菜园安然，双龟静守东南，海湾风物如昔。岁月可更改海岛容颜，却改不了血脉归心，抹不去父亲的故园情结。这场沧海奔赴，既圆了我心底多年牵念，也安放了父亲半生未释的故土牵挂。他所惦念的一草一木、一礁一石，我皆替他一一寻访，妥帖珍藏于心。

山海无言，潮声为证，清风绕肩，根脉可循。此次踏浪归乡，夙愿终圆，亦是家族乡愁最温柔的归宿。

墙根的蔷薇

王耀

去年它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记得清楚，那时候它稀稀拉拉的，几根瘦枝条搭在栅栏上，开的花数都数得过来。谁知道今年再一看，整个铁栅栏都不见了——被它裹得严严实实，密得连后面的砖墙缝都瞧不见了。真能长。

发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手里正攥着一杯菊花茶。早晨六点多，推开窗想透气，一股子甜香就撞了进来，没个准头，忽一下扑满脸，忽一下又飘走了。那香味是有温度的，温温的，像晒过一上午太阳的棉被，裹着点水汽。说不上来为什么，闻着就让人心安，像小时候夏天午睡醒来，屋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风扇嗡嗡转。

我端着茶在窗边站了很久，眼睛在楼下找来找去。老小区的绿化没人管，冬青剪得不整齐，几株月季埋头套脑的。找了半天，才在对面楼墙角看见那丛蔷薇。粉的是那种淡粉——不是艳俗的桃红，倒像小姑娘脸上刚泛起的红晕；白的是奶白，阳光一照，花瓣薄得透光，蝉翼似的。它们就那么挤着，我挨我靠你，有的还是花骨朵，紧紧攥着拳头，有的已经全绽开了，露出嫩黄嫩黄的蕊。

有几根枝条特别不安分，直直地伸到栅栏外面，垂下来，风一吹就晃啊晃的。我心想，你们是真不满足啊。墙那边有什么？是另一个单元的小院，还是一条更宽的路？它们想知道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些枝条是故意的。剪掉一根，过不了几天，它又冒出新的芽，朝着太阳的方向，使劲儿长。谁拦得住想要往外走的心呢。拦不住的。

从那以后，每天早上出门我都要绕几步路，从那丛蔷薇底下走。有什么办法呢，人就是这样，看见了就绕不开。香味比在楼上闻着更浓，带着青草气的甜，一点都不腻人。路过的人都会慢下来，有的掏出手机拍两张，有的也不拍，就那么站着看一会儿，脸上不自觉地带了笑。

有个送牛奶的阿姨，天天在这儿停一下车，伸手摸摸最外面那朵最大的白花，嘴里念叨一句：“开得真好啊。”然后骑着三轮车叮叮当地走了。还有个背书包的小男孩，每次都伸手要摘，被拍一下手背，就吐吐舌头跑开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也跟着笑。开得真好啊，这话不假。

有一回是傍晚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光线斜斜地打过来，把整丛蔷薇染得金灿灿的。有个老奶奶搬着小马扎，坐在花底下择一把青菜。阳光从花瓣的缝隙漏下来，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洒了一堆细碎的光，亮一下暗一下的。我刚下班回来，看见这一幕，脚步就不由自主地慢下来了。那一刻忽然觉得，夏天真好啊。不是因为冰西瓜，不是因为空调房，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丛蔷薇，在不起眼的墙根，默默地开着，谁路过，都给你一点好心情。

蔷薇是不挑地方的。肥沃的园子它开，墙根的泥地它也开。每年初夏，准准的，到了时候就呼啦啦全开了。一开就是一大片，热热闹闹的，把整个灰扑扑的角落都点亮了。它不像牡丹娇贵，不像兰花清高，它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花，开着开着就把一整个夏天都扯了进来。

今早我又在窗边站了一会儿。茶凉了，风没停。楼下的蔷薇还在那里，动的动，静的静。日子不就是这样么，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就这风，就这花，来来回回的。